

陋軒集

附錄集

函一
五冊
函

堅
軒
詩
集
先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道光
庚子重校
泰州夏氏藏板

原序

今天下何處士之多也以余所見今富貴利達者之家其坐客多世俗所稱處士者焉彼富貴利達者視其家食用玩好之物無不具獨不能具其文章通知古今載籍之語乃挾其勢與利思鉤致貧賤失志稍知詩與文又自驕語爲高士者以克其玩好之一物而彼驕語爲高士者欲以其詩與文汲汲然求知於人不幸貧賤失志益甚遂俛首甘心克爲富貴利達者之玩好而不辭余觀古處士

言月
未常不受知於富貴之人特其終身所受知者一人而已名且大顯於天下古富貴之人於天下之士固無所不好然誠得士之報使天下後世信其心之誠然好士者亦不過一二士未若今天下兩者相遇多而相得者不益彰也以毛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也知從之游者獨信陵君耳同時平原君亦好士未常知毛公薛公在其國中也以北郭騷之賢幾不受知於晏子既知之又幾失之蓋賢者之難知而又不肯屑屑求知於人若此以予

觀我友泰州吳子埜人之詩與其所以立身持已者可謂不愧古處士而當世之大公卿好士者之衆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已不媿處士篤好之表彰之如不克者惟櫟園周先生一人卽阮亭且云我官揚州三年未知海陵有吳子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予益以歎吳子之爲處士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士也周先生之知處士果有異於世之所爲好士者也兩人者皆遠矣皆不可及矣予故樂得而敘之

言月
康熙戊申首夏吳下同學弟計東書於廣陵玉笑亭

原序

唐書之傳隱逸也纔二十有二人中間或隱或仕
略相半而爲道士之學者數人焉史臣謂隱之槩
有三而所述皆下槩也噫何真隱之難也上焉
者身藏而德不晦萬乘之貴尋軌而委聘次則挈
治世之具弗得伸或持峭行汎然爵祿使人君常
有所慕企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無
當於取舍故遯跡不返使人高其風而不敢訾史
臣之論率如是以余觀其論列諸人若朱桃椎田

游巖李元愷盧鴻陸羽之徒其於泉石烟霞洵膏
肓痼疾矣若王績吳筠賀季真秦系張志和陸龜
蒙諸子文詞卓越以詩歌相雄長詠諧放蕩浮沉
榮遇之間當時慕之後世傳之身雖隱而名益彰
豈寂寂無所表見者比哉揚之泰州有吳先生者
名嘉紀字野人隱居東陶名所居曰陋軒與世罕
接家最貧雖豐年常乏食以歌詩自娛樂獨與余
兄舟次善嘗竊誦其詩於周櫟園司農爲刊其初
稿繼家芾斯分司東陶慕其賢爲再刊其集於是

江南北家有其詩漸達於京師濟南阮亭王公尤
時時口其詩不置先生之名雖欲俱隱不得矣余
獲交先生久間入城必過余家故得盡覽其作大
抵四五言古詩原本陶潛王粲劉楨阮籍陳子昂
杜甫之間七言古詩渾融少陵出入王建張籍五
七言近體幽峭冷逸有王孟錢劉諸家之致自脫
拘束至所爲今樂府諸篇卽事寫情變化漢魏痛
鬱朴遠自爲一家之言必傳於後何疑歟先生之
詩日益多不自收拾其友方子千雲哀其前後詩

重刊精好吾黨義之詢其人孝而樂善又左右於先生賢矣先生以其所刊首示余且屬爲論次余何足爲先生序顧不鄙棄而必見屬者或以余之知之也噫余之所以知先生者獨詩云爾哉大都號爲隱逸者多違乎時不得已而託焉者耳苟有知而舉之者卽攘臂而起肩相摩於道求如桃椎諸人塵芥徵辟走林草以自匿者幾人乎若先生名雖聞於時身處海濱自甘窮寂不肯託迹於終南嵩少爲釣名竊祿之計愛其詩而願見其人者

至想像不可得此其品槩何等也先生生平無所
好惟酷嗜茶有鴻漸魯望之遺風焉他時有傳逸
民者當與並列云時

康熙十八年己未六月望日郡同學弟汪懋麟拜
謨於百尺梧桐閣

原序

同郡陸廷掄撰

數十年來揚郡之大害有三曰鹽筴曰軍輸曰河患讀陋軒集則淮海之夫婦男女辛苦墊隘疲於奔命不遑啓處之狀雖百世而下瞭然在目甚矣吳子之以詩爲史也雖少陵賦兵車次山咏春陵何以過使其得志出厥懷抱裨益軍國民生不淺奈何託之空言也然而吳子蒿目愴心孤吟而永歎者尙不止此予自申酉杜門垂廿載不知戶外

事獨時時耳吳子名辛亥館海陵以爲必識吳子
越十年不識如故今年癸亥夏四月始定交於館
舍予見吳子大喜吳子見予亦大喜爲張讌置酒
相樂也已而相泣嗚呼予當初閉戶時猶壯盛卽
吳子亦未艾乃今吳子近七十予亦去耆無幾吾
兩人者皆老矣而始得一遇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不可重爲太息哉吳子詩自三事而外懷親憶友
指事類情多纏綿沉痛而於高岸深谷緬柳新蒲
之感尤甚予讀之往往不及終卷而罷而吳子灑

半出袖中詩屬爲序予亦何能究其言悉其旨乎
少陵云傷心不忍問者舊復恐初從亂離說而陋
軒集中亦有往事不得忘痛飲求模糊之句然則
予之不盡言也亦猶少陵之不忍問也又若吳子
之百觚千爵以祈模糊也悲夫

原序

海陵吳野人積學三十餘年著爲詩歌古文辭凡若干卷然橐鋒埋照不屑以才炫世亦無有知者櫟園周先生始奇之爲梓其詩行世而後野人之名不脛而馳於大江南北吾友汪子芾斯復哀其全集錄詩近四百篇續梓以傳刻成而予重有感矣野人家東陶爲瀕海斥鹵魚鹽沮澤之鄉賈儉雜居習尙凌競其於詩文筆墨之事固非所論而野人以一鶴孤騫翛然雲表不干名又恥藉肯流